

泰山文書出版社

诗 法 聽 说

● 丁国成 著



作者小传

丁国成，1939年2月生于黑龙江省肇东县，长于吉林省德惠县。1958年1月发表处女作。1965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央文化部艺术局工作。1973年7月调入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1976年4月到《诗刊》，任评论组副组长。1979年9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诗刊》副主编。业务职称为准副编审。

主要著作有诗论集《古今诗坛》(1984年)、《吟边谈艺》(1989年)，专著《中国作家笔名探源》(与人合作，1986年)等。

我又是性耿直，嫉恶如仇。喜欢直言不讳，
连“猪是不算十分错，只不过完全不对而已”
(原生词句：《暴风雨》之美的妻子也不会说，
更不会告诉与树好。一些话不入世人眼，
不顺时顺耳，不得至痛心。让人讨厌，尊
师本然。好心的朋友劝我“不要树做过多”。
我何尝不知“这个朋友多宗想，多个冤
家多嘴舌”的处世箴言？然而，世上还有
四个人倒真更为重要的东西。我对于一些
自认为是肾情、肾理、肾道、肾义的论文
论事要津讥弹，绝非你有个人成见，也不
想到处树敌，实在出于于爱之肺腺，求之
愈奇，盼望那之一正、一偏之二歧，便使得
地腋天，以便利国利民，把不良无斯革。
而能达此目的，个人拾故摸解乃至怨恨与

作者手迹

目 录

诗 坛 趣 谈

| | |
|--------------|--------|
| 吟诗忘我 | (3) |
| 题诗寄慨 | (8) |
| “诗卒杭约赫” | (10) |
| 新诗的一字师徒 | (13) |
| 邹荻帆——作家的知心朋友 | (16) |
| 老诗人的编辑生涯 | |
| ——访臧克家同志 | (24) |
| 荆公裂稿 | (34) |
| 作者与论者 | (36) |
| 舍本逐末 | (40) |
| 以诗谕民 | (42) |
| 诗媒 | (44) |
| 以诗拒婚 | (46) |
| “旧书不厌百回读” | (48) |
| “雅赚”·“美贬” | (51) |
| 读书强记一法 | (54) |
| 钱谦益藏书 | (56) |
| 苏轼退房 | (59) |

| | |
|-----------|------|
| 选家与诗家 | (62) |
| 为诗补字 | (66) |
| “采花蜂苦蜜方甜” | (68) |

诗艺管窥

| | |
|-----------|-------|
| 写诗最忌随人后 | (75) |
| 浅谈诗中的议论 | (77) |
| 要善于发现诗情 | |
| ——读诗小札 | (80) |
| 诗忌拼凑 | (84) |
| 山水诗贵有寄托 | (86) |
| 诗思须痴 | (88) |
| 诗须提炼 | (90) |
| 诗的取胜之道 | (93) |
| 诗应成为艺术整体 | (95) |
| 诗道无穷 | |
| ——《别绪》的启示 | (97) |
| 妙喻生辉 | (99) |
| 展示复杂的心灵 | (101) |
| 赋水不当仅言水 | (103) |
| 变换视角 | (105) |
| “少做作，勿卖弄” | (107) |
| “雕琢自是文章病” | (109) |
| 军魂侧影 | (112) |
| 捕捉典型的瞬间 | (114) |

| | |
|---------------|-------|
| 诗节排列有讲究 | (116) |
| 写诗要有新发现 | (118) |
| 纯情的诗 | (120) |
| 化静为动 | (122) |
| 附录：韦荣文 | |
| 根鸟 | (124) |
| 把感受升华为诗 | (126) |
| 实在与空灵 | (128) |
| 为学员改诗 | |
| ——兼谈咏物诗的写作 | (130) |

诗苑杂谈

| | |
|---------------------|-------|
| 文艺批评要提倡以理服人 | (137) |
| “交换文学” | (144) |
| 外文入诗一议 | (146) |
| 名家的苦衷 | (148) |
| 乾隆诗非皆自作——《乾隆写诗多》读后 | (151) |
| 提倡科学的诗歌评论 | |
| ——1983年《诗刊》三篇获奖文章读后 | (152) |
| 诗的争论 | (155) |
| 致吕剑 | (157) |
| 关于“杂文诗”的通信 | (160) |
| 新诗评奖一议 | (165) |
| 附录：吴奔星 | |
| 关于新诗评奖的若干思考 | (169) |

| | |
|-------------------|-------|
| 致陈拥军 | (172) |
| 创作·评论·编辑自由 | |
| ——读《黄鹤楼——枇杷山》及其评论 | (175) |
| 无标点的弊害 | (183) |
| 再谈无标点的弊害 | (186) |
| 三谈无标点的弊害 | (189) |
| 致炼虹 | (192) |
| 附录：邓 嵩 | |
| 愿诗坛繁花似锦 盼流派五彩纷呈 | |
| ——诗评家丁国成谈诗歌流派 | (195) |
| 架起沟通海外的诗桥 | |
| ——谈台湾及海外华文新诗交流 | (199) |
| 诗品与人品 | (205) |
| 诗人观念应当更新 | (210) |
| 谈“流行诗” | (212) |
| “深刻的片面”质疑 | (216) |
| 致盛海耕 | (220) |
| 致李元洛 | (224) |
| 世间最好莫过于诗 | (228) |

诗作论析

人民的颂歌

 ——读潘宏仁的《我爱大海》(233)

凝练含蓄 以短胜长

 ——浅谈何鹰的短诗创作(238)

| | |
|----------------------|-------|
| 正义之师必胜 | |
| ——诗集《花的情思》读后 | (245) |
| 到生活中汲取诗情 | |
| ——谈高伐林的部分诗作 | (248) |
| 开拓美的心灵 谱写爱的赞歌 | |
| ——读林子的爱情诗《给他》 | (257) |
| 情理交至 妙趣横生 | |
| ——读刘征寓言诗集《海燕戒》 | (264) |
| 美的礼赞 | |
| ——李瑛诗集《我骄傲，我是一棵树》读后感 | (268) |
| 以情成篇 心与理合 | |
| ——谈王守勋的科学诗 | (271) |
| 诗化的童心 | |
| ——读诗集《彩色的春鸟》 | (276) |
| 酸涩难咽的青果 | |
| ——简析组诗《我的塑象》 | (278) |
| 《中外诗话》 | |
| ——《中外诗话》 | (284) |
| 寻找新颖的表现角度 | |
| ——谈组诗《金色的钥匙》 | (286) |
| 很有意义的深入开掘 | |
| ——读张志民的诗集《边区的山》 | (292) |
| 赞“勘探者” | |
| ——《青年诗页》读后感 | (296) |
| 附录：吴奔星 | |
| ——创新与精炼 | (303) |

| | |
|--------------------|-------|
| 寓意深刻 妙趣横生 | |
| ——《笨耗子的故事》赏析 | (313) |
| “一寸光阴不可轻” | |
| ——《时光老人的礼物》赏析 | (319) |
| “论诗赖子能指迷” | |
| ——读《李元洛文学评论选》 | (326) |
| 慧眼与妙笔 | |
| ——读洪三泰诗集《孔雀泉》 | (331) |
| 为航天战士塑像 | |
| ——读组诗《我从西部来》 | (334) |
| 异国风情入画卷 | |
| ——推荐纪鹏的《茉莉花集》 | (339) |
| 令人垂涎的土特产 | |
| ——从荣国康的《关东大地》看乡土诗歌 | (341) |
| 深刻切入生存世界 | |
| ——读黄淮的诗集《命运与爱》 | (351) |
| 美的奏鸣曲 | |
| ——读贾梦雷的诗 | (355) |
| 致犁青(二则) | (358) |
| 致刘征 | (361) |

诗事录闻

| | |
|-------------------|-------|
| 要为“四化”放声歌唱 | |
| ——记《诗刊》召开的诗歌创作座谈会 | (365) |
| 当代诗歌讨论会简况 | (380) |

诗的纪念

- 记庆祝《诗刊》创刊 25 周年茶话会 (384)
- 开社会主义诗风
- 记《诗刊》前届和 1983 届编委联席会 (390)
- 富有成果的诗歌理论研讨会 (394)
- 当代诗词这朵花.....
- 记全国第一次当代诗词研讨会 (404)
- 四十年间一聚首
- 记海峡两岸诗人的首次聚会 (415)
- 新诗七十年 哀乐警诗心 (421)
- “占三尺地位，放万丈光辉”
- 首都诗界纪念郭小川诞辰七十周年 (429)
- 跋 (441)

诗 坛 趣 谈

吟诗忘我

梁南同志的组诗《贝壳·树·我》在1980年2月号《诗刊》上发表以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赞赏，后来被选进诗刊社编的《1979—1980诗选》。诗中表达了长期遭受磨难的诗人对党的始终不渝的真挚热爱，读来感人至深，催人下泪。

可是，谁能想到，诗人为了创作这组诗篇，差一点儿丧失性命！

那是1978年4月末，诗人梁南去南方，接他的孩子回北方入学，偶然看到5月1日的《文汇报·笔会》副刊上发表了销声匿迹20多年的老诗人艾青的诗作《红旗颂》以及诗人公刘的作品，异常兴奋。他敏锐地预感到“蛰伏者快被阳光呼唤了”，他又可以重返诗坛，重操旧业了。“诗兴逼人无处躲”。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撞击着他的心胸，并伴随着他于5月底回到祖国的北部边陲虎林。

当时，梁南在铁路大修队劳动——他在1957年那场扩大化的政治风暴中被卷抛到这个边远地区来，蒙冤受辱，也已经20多年。尽管他被迫投笔改行，但是他在思想和行动上一直没有离开过党和党的事业，忍辱负重，忠心耿耿。他

一边积极参加劳动，一边充分利用点点滴滴的宝贵时间，构思诗篇。6月18日早晨5点51分钟，他走出停在密山县连珠山车站附近的宿营车，在铁路线上行走，脑海里同时酝酿着一个重大而又严肃的诗的主题：“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包括我这样的党员，受到的打击如此之大，命运如此之坎坷，为什么都还不愿离开党，而且常常和她息息相通呢？”他想用诗来表达自己的、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党的共同感情。他想到草与大地、鱼与水的关系，“都嫌形象陈旧，比喻也不确切”。忽然，他“想到无风三尺浪的大海与贝壳的关系”……觉得用以表现他对党的感情是再恰当不过了。极度的兴奋使他的思想高度集中，除诗之外，片念不存，达到了物我两忘的程度，连越来越近、急驰狂吼的火车他也没有发觉……说时迟，那时快，他被飞奔的列车从铁路上以抛物线的形状撞出7米多远。人们当即用汽车把他送往40里外的密山县医院，进行抢救。

经过X线机透视检查，确诊：右肩胛粉碎性骨折，肩锁关节脱位，肩关节半脱位，肋骨多发性骨折等。直到9点钟左右，在医生给他后脑勺缝第7针时，他才苏醒过来。睁开眼睛，方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从此，他卧床不起。但他仍未忘情于作诗，在病榻上写出了作品的初稿。

1979年7月8日，梁南原来所在单位派人专程而来，郑重宣布，为他改正错划右派分子的问题，彻底恢复名誉。随后，他收到《诗刊》编辑部和邵燕祥同志的来信，要他进京改稿。他感从中来，不能自己，又扩大内容，写成《贝壳·树》两首诗作。9月13日，他在虎坊路15号诗刊社原来的小平房里，经过最后推敲、润饰，才将组诗改定，这就是我

们读到的《贝壳·树·我》。

这组诗虽然不能说是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但是，它有真情实感，意境深沉、壮美，设譬恰当、新颖，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堪称上乘之作。

梁南能够全神贯注，把诗写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探究起来，我以为，他有明确而崇高的创作动机，是他吟诗忘我的关键所在。心理学和客观实践告诉我们，动机越崇高、越有意义，为实现目标的努力就越积极、越加顽强。梁南对诗歌创作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有着透彻的理解。因此他的注意能够高度集中。他写诗，不只是为了“表现自我”（当然有自我在内），更是为了表达有如自我一样的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真情，用以净化人们的心灵，推动社会的发展。伟大的目的，产生伟大的毅力，它会激励人们以整个身心投入他所献身的事业。因此，他能排除一切干扰——包括内心的创痛和外界的刺激，潜心写作，达到忘我的境地。

深沉的情感和浓厚的兴趣，也会推动思维的高度集中与紧张进行。梁南对党和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酷爱之情久蕴于中，急需形之于外。这就迫使他去寻找恰当的表达方式，以求一吐为快。老诗人臧克家深有这种体会，他说：“当一个 人物形象来到你心上，当一个现实事件深刻地打动了你，思想情感都迫切地要求把它们表现出来的情况下，个人的整个身心便浸润在一种创造的气氛里。精神可以专注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程度。”（《学诗断想·学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梁南对诗歌创作的极大兴趣，也增加了他的大脑皮层的积极活动与思维的紧张、集中。相反，如果是“对活动本身

及其结果的漠不关心和无所谓态度，会使思维过程失去紧张性，它不能造成创造性地找寻解决问题的手段和途径的条件”（苏联《普通心理学》第270页）。

但是，写诗也好，或者从事其他任何工作也好，仅凭感情和兴趣，难以长期坚持、不断做好，还要有自觉意识的主动参加。有意注意是人所特有的心理现象，需要培养和训练；它一旦形成，就能克服各种外界干扰，把注意始终保持在他所致力的活动上。而且，越是进行不感兴趣的工作，便越需要有意注意。梁南对诗歌艺术有着一贯的执著追求，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写诗无多少痴妄处，唯肯下功夫推敲思忖，务求达到自己的最佳水平，务求发挥自己最大才气，不惜百遍几百遍自我锤炼、自我淘汰，走路、坐车、睡觉全用于思考，往往都能记诵出来。有时睡中忽想起精采的改动所在，便揭被而起，立即动笔，外人看来象是苦行僧，其实在我是一种享受，不觉其苦。也觉得这是事业，是艺术生命之依归，务必专注，儿戏不得。”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他为什么吟诗忘我的一些主观因素。创作是一种艰苦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需要呕心沥血，绞尽脑汁，“百回千折费寻思”。当他殚精竭虑、专注构思时，他忘记了自己的存在，那火车震耳欲聋的车轮声和冲天尖叫的汽笛声，激不起他大脑皮层的丝毫反应……自然，写出称心如意的佳作，也会给人带来愉快。而且，越是费尽心机、付出艰辛换来的圆满结果，越能给人以成功的巨大喜悦。

象梁南这样精力集中以致忘我的人，在历史上多有记载。晋代著名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练习书法时，竟然误把墨汁当作蒜泥吃到嘴里；宋代著名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写作

《字说》，喜欢咀嚼石莲，用以促进思维，可是吃尽石莲，竟咬起自己的手指来，“至流血不觉”（《宋人轶事汇编》上册卷十）；清代诗人刘维谦在船上作诗忘形，掉到水里，险些丧生……这种倾注全副精力直至忘我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因为只有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即心理学所谓“注意的高度集中状态”，才有可能做好工作。但是，过犹不及。象梁南这样吟诗忘我的具体做法却是不该效法的；因为它会损害健康，甚而至于危及生命、祸延社会。我们要善于控制注意的紧张度，适当调节思维的张与弛。在客观需要和环境允许的时候，我们要把注意高度专注于所从事的工作上，排除一切刺激，以便提高效率；同时，也要讲究劳逸结合，避免紧张过度，尤其必须防止造成意外事故！

1984.10.26